思文大紀

十五日、上于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礼

十六日祭告 太廟

十七日禡祭

命工部造大銀鉞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鉞上龍吞口、珠柄

亞金龍纏柄、用長五尺 一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 餞正先鋒鄭鴻逵副先鋒鄭彩、登壇授鉞

工部先期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三丈、四圍木欄

工設 上帝牌一位 太祖牌一位 上先御翼善冠至臺所、百

官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礼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
服入就位行四拜礼畢趋出易戎衣、 上服武弁服陞臺先于
神牌前行五拜礼畢 上立于神牌位之西、稍前南面鴻臚官
賛授鉞、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官取鉞跪 上命授鉞兵部官承
旨、立于御先鋒之東以授鉞、御先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
于西鴻臚官賛叩頭興、 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餞光禄官及内
官、傳賜餞酒、御先鋒跪受餞俟 上賦勞畢賛叩頭謝恩興趋
立臺下之左、以俟 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
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

就道執鉞官奉鉞在御先鋒前行　工 解甲冑仍御翼善冠袍

回鑾

按是日風雨晦冥戒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
馬之患識者知為不祥之兆云　天意難回矣

勅諭行在熱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戶部侍郎王覲
光既各有運用府州縣官催粮之責各准以京官同帶吏礼之
微兵吏其戶、亦其兵俱各遵勅行事吳震交以出征兵部侍
郎帶管出征吏戶礼三侍郎事王現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管吏
兵礼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礼三科

事陳嚴貞亦改出征兵給事等官出征吏戶礼三科事益軍中
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衙各取其便于府縣與
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奉也出征戶部科衙各取其便為兩
敗到處催餉令兵不飢寒也出征兵部科衙各取其軍中令知
國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礼部科衙各取其若有
叛逆悞國之人真顆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实授真冤实取陷
城即准便宜敘罪録功併會直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
旌表
後奏恤恩併遵有史為順民無變為難民之命勅也内閣即

以此意各給勑書四道與之

中宫懿旨命司礼監覓女所十名務要選倫精潔婦女用價平買

不許勒驗 上竟却之因不可輕遐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

民心

十九日遣平夷侯鄭芝龍恭詣 太廟 宗廟行礼

按会典載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壽須皇帝遣官用牲牢

行事告以皇后將祗見之意兹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 廟見內外執事者俱太常寺備行以內官人數不

多且皆不諳大礼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天于南郊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 上具皮弁服出陞座傳制以〻日大祀天地于南郊尔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祭分為一十四壇内丹墀四壇日一壇居東向西月一壇居西向東星一壇居西向東辰一壇居東向西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雷雨一壇太歲一壇歷代帝王一壇西五壇四海一壇四瀆一壇山川一壇受遷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仍定分獻官一十四員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合居民津貼

命閣臣宋徵輿現任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周之夔等五員內

臣魯奇王進明專供筆硯

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逆稽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悖秦盡掃古

制世道人心為之遞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群臣朋党之最大

於今兩京之變二帝之傷皆比之故也前漢之党牢于弘石剸戎

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万之頌致開新莽之妖党害亦已甚

烈矣後漢之党起於細微清濁分戀遂有桓靈之禍然後厨顧

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欤西漢之党同欤否史唐党始於憲

宗究竟牛李何別歟豈河北賊更易于黨賊歟唐文宗之言是歟非歟末流至南牙北司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為龜鑑者可得其概歟宋之分黨本于熙寧成于元祐極于哲徽之季然仁宗卒亦有戒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異時稱[illegible]歟大明開天黨肇于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為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効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違戾梳梳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蓋人主之心隱即人臣之黨符也迩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歟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全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且魏璫黨之狼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

以遣吾不稱情乃其党亦怏指東林而洩憤始于忿友移于怨
忌一隅君從中毀之比肺腸盡去、之、道何係標本以何為
治、朕今亦曰、去冠易、去党難、然党不去、冠不驅也、者矣、不芽朐
中戎說久著此其順忠之日也、其懷慨直陳以見啟、盡寸忠之
隊工帝臨汝矣朕至待不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閑天地山巔眺素雲外物何所有、順此布
衷心出處一故我四海徽冲襟嘯歌亦帝籍溪面吹沄、、空洞
千万古總如寸一與吾忻吻、慮遠調在疎林我思將可見畫
另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諭儲賢館欽選賢才之號惟召对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旨

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興府通判周賓祖于獄

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礼部鑄關防各一顆与撫按楊文驄父子

楊文驄[illegible]文[illegible]只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鼎卿文四協復

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楊文驄給与欽定官徵曰欽命恢京

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

勲鎮合濟本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鼎卿銜四

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都

督府左都督

時肅虜伯黃斌卿途過文驄慶賀登極章疏并繳鎮東伯方国安、總督朱大典東陽生員趙忠積各札与文驄者、斌卿為上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驄曰、爾夙負異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面悉、數月以來、頃成奇変、朕在加興、聞爾在稽、以恩于群心憤激之時、朕曾歎賞不負識鑒、請々來朕、間關至閩、監國登極、力肩危托、誓惟勤民雪祖、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扈鄉、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勛鴻逵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拜未可之隱志、復振

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游業即欽不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學卿
亦進宮徵今覽奏賀并詳敘吳越情形則不以予即朕之大耿
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戊之相爭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
協同勦輯光清東浙之塵從歸臨安之意朕上早見無隱定許
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功進各李生員廩准貢增准廩附准增
時功進有數十家亦有混奏冒名者左都署禮部事何楷奏請
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核廩增附來歷度酬忠抑航于大
典為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作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虜丙偽令奉
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効
命礼部察議旌表閩縣永南里民女卯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
励薄俗南北進賢冠之吅獻嬰冠者聞之當汗顏
准述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廪給着道臣王
于州臣徐丙晉酌議具奏國儲匱乏雖不能豐亦不可缺
黃斌卿至福寧工賦道王夯困之狀賢能之兵故准移入
戶部侍郎李長倩恭其委署侯邑封卯不聞覔往水帥營以
致百姓輸納糧餉無櫃可投之中故不尤覔生賍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加兵并賚勅諭二旧輔臣錢

士升家居徐石麒後亦不果行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下獄邵武通判陳主[王]謨古田知縣吳士熺

汀州知府王国冕恭皆各官賍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

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賍充餉

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頒詔于四川

州彥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墨声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部職

微捧詔于役

贈四川撫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孚爾號平人富于文藝言論侃侃天啓乙丑成
進士當成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署猶罵賊不屈身被百斫磔
死塔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覘其平日之所學云云或有尤其推
好講道學于軍旅者
建寧府浦城縣四隱三十二里百姓保留本縣知縣鄭為虹加監
察御史銜久任以遂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謠上命吏部察
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李生貢蘇峽為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臣黃景昉受簡帝

欽慎弘亮才堪救時回輔臣馮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即着吏部補本起用仍着中書舍人陳翔達前去晉江敦聘二輔臣來、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責勅諭往江西聯絡倡義之師并啓事刑司外兵部右侍郎勅書閣陵復諭之曰不必行着顯破情面明譽擔當秉展忠猷令人指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聰為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不是朕親簡之人不之不著即朕不明不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懷悼於貪攻火矣切、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發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

必拔大貪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
根心而行休說識該至諭切諭想著記着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監國登極兩月政令全無紀載
後世何徵即著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列以修輸
直和袁堂、与閣机務以優編學即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絕云
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啟詞臣、直流千載乾坤從方見儒
天自有真其篤好斯文出于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定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領与本科添設給事中掌

印朱作棒拯其直言

以何九雲為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景懷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冢徑曾櫻疏荐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素有品有奏兩京日則甚昭何得一槩牽誣即着洗寛情達令前來供職纂修咸廟實錄不得再有托陳不許人言再為詆譏

王定為士英為羅輔不可為逆輔

時士英欲入閣有為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礼部尚書黃錦以為言、故定其罪為逆

按太常寺卿曹学佺著有罪輔不可入閣公揭曲尽其議故尔

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聞礼緝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勅守關將士

毋得盤詰失時致生奸宄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為課撫功

過錢粮即於所備調用不得坐視

召对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佐于便殿訪地方利病待旨

以考選推官周之夔為翰林院編脩

御批忖某云之变此作必竟是宅假奖李灿两到元堪词林之
選。
以太常寺卿曾李佺為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咸廟
实録国史総裁畀以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至奉十義士林化熙張綸黄弘光姚毓灵梁春
暉張伯彦姚毓震薛濱鄧卯良陳鴻謨姜往富室大家倡義助
餉工以国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皆佐王兆熊為国真誠起单
清品娭慎矢公不得一毫錯誤功成之日從優議叙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葬

提春
公字攀溪號劍津侯官人万曆乙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
簡要有旋之者出恭四川行省有功于蜀再起四川副使時對
寇張獻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捕獲奸細衆人某、保全闔省、
蜀王疏存之遂超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遂與同
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以吾兵吾
餉僅足辦蜀不堪遠迎送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併
之緹騎入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
蜀王公疏救之公曰諭百姓宜有命王而可以私意請者不筆
為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道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

緹騎亦憐其冤救京下獄遂欽奠卒長子明俊上疏鳴情遂有
其命明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　工錫以金扁曰義冠閔臣後
官我選郎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兩間
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明提
春撫蜀群情號呼事亂為之惻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假
雖昧朕今運啟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
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明提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
万亦僉豈可翻案一字若是冤則朕為天地神人之主前後
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為直言者勸

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于粘作樓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因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閱朕昭的朕自省察閣于文武各衙門的着遵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着加陞一級以勸直言云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丐于一二同事故人迍迴後至遂稽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清濤都門始獲 先帝烈皇帝召对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遭遇 先帝俯身案外視臣者再

問臣者二界脯落酪捧出內吏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熱猶為杈
力所扼儘循次補臣工垣時周延儒祕攷壽列思係咸出其門
臣嫉其所為自春徂冬不肯拔剔一詞具面入垣即極言其賈
官鬻錄并為摩劄昏陰脫門生范志完從曩入田口之羅同列咋
吞聞詰閣臣　先帝日置臣疏袖中往不發票其念臣至此
其得不與熊開元狀者開元言頗而臣言隱再然終以建言決
杖不應叙攷力聚臺臣黃澍之疏票擬處分計臣不時在垣不
滿五月然臣雖請而　先帝握手臣疏曰昨延儒不時聞臣吳姓
等家臣鄭三俊愿臣劉宗周等咸是臣識或有謂其懷慨陳言亟

南渡錄崇禎十七年七月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燕翼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論

擄忠憤者式有謂其真孫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　使抵家塞胸直氣道路崇之無何里中借紳之禍起通國縮脚臣以諫垣餘氣折袁直言戕遭摺摘今顧瞎里中尚不免談虎色變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之後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畳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薦臣荷

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于七月入　朝于十一月先後局面判若兩也遂想當年論劾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劾後來有偕題翻身回心改正抗阻　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

歲奉兵東下過師池陽搜索田銓鄭三俊不遇餘公益三俊亦
嘗効附者現其搜索三俊計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
豈意當年　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欲覩家族相持為
戒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　朝廷者二也　陛下龍飛海甸
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該科記者并會覆議之　旨者屢矣臣雖
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奮然其所連都卑猥半臣里中人宜情
如火煤進如飲片言彈駁即恨深骨髓者也猶憶貴捧之役
陛下欲畏用一人臣聽憑部議半字未加遽來蒙恩得意之後
遠修前郄扯臣　殿廷裂幕捎批頓臣於此條未著片字猶橫

遭侮辱若此若其言之禍豈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
廷者三也然雖如是臣竊覌　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未嘗
頃刻不忘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　陛下左右而與
効忠于万一也臣猶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
听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于蘇氏師其忠鯁竊不揣亦以此
言進　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
王机权驱騖可以罗絡禹光所顧少進者重之一字取中庸曰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老氏亦言重為輕根靜為躁君〻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宗観燕慶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機事
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凡若是者言
皆不貴示人以太忍而使邪佞輩為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
权侍闈中為漢中郡督天淮戴愚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
先後凡為人臣斤、道此者為樣宗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凡
後凡擁戴与同盟寄字函雖　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視
格己狹且近之士習氣不宜数出　帝王口中是臣直言所欲
効忠者一也逞ゝ清熟使一見決策本篤来關使明朝再造海国
莫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尚餘後来一歩為狀種

復仇之舉始覺竿頭更進圓滿無憾今日報功似當稍留餘地
微渦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勲臣有百年儒世之量而後氣局
悠長可与 帝者同心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
人從來銓部只覺無权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莫可憑
信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裡諸旁側可任人那移塗改之
理今一官母損或至數易果其爲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啚
進者咸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遷延觀聽所窺 聖意直
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揚抗
規局真可謂目空今古然時會机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

至微是臣之直言
所欲効忠者三也
古之帝王或起徒
步或起中葉然其
初政大端率不過
於一二言行一二
事用一二人傳之中
外而天下已服矣
源源來歸絡繹
踵至不在多也今
陛下新政美不勝書

如一事未當多益為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四也在昔光
武起事南陽肅宗即位靈武慮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
下摶心戮志專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旁及今漫遠數時
若似皆以陞官採務耗其專營而于用兵吃緊時日反坐無
事甲衣裘匯頒、物小亦為戚太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值是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鮮有當意
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
戎半天下　欽授破格若擬國初而寵竟邊腹行間賜敘秉鉞
俄頃驟貴之徒近來有半人隻士出乎其傑如古班超陳湯等

棠翔空絶域寒恩　明哲者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為人所用
方面大耳英粹量下者即為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驚者即為
邊材金僧類列康貴無算言之痛心　陛下試現從古皇、設、
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真品點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臭相戒
不免尚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麵辨析窮
所謂如鑑空數無己亦惟擇精良無偽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寬
以文網庶幾積久自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誇大者悉不可
昕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六　也吏道以貪康為帰臣節以順
逆為榮計典閒雜私怨是矣而　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槩許

全湖北此案或有傳聞疑似而　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污聖心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鋮陳盟張孫振劉應賓等借四鎮以挾制朝廷翻逆案計典用盡從逆者而周隨之當時臣具有附與攻自可為。人心不容壞盡一端。醜詆已甚而若輩擁平資銓不恤也已事無及可為嘆惜若是者非數　陛下誅既往但欲慎將來耳不然是乾坤之所當改易倒置而誣為群諂不逞者然厥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論皆諸奸黨怨望失職利其深入以為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言所欺勸忠者七也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

浙江右等處士神百姓亦皆各有義忿憤發破產募兵齊動差
足以振醒群情倡激忠義而閩之以東與所在自二熟二伯閩部先
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貓一顆動皆仰給　餉送
簡發而御散米而炊飯、戒成市道夫江右之以兩閩越璺之人
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痿痺則置之而若閩閒一臂
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敵万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来且安
知無天功可貪而緋細覬望于一試者臣竊以今日團練鄉兵
一着在、、即縣所宜專責一人着実奉行而王游与近京城鄉
尤宜全力舫治以補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舉一

頭目人白蓮結布還知悍怨叛辰戌先聲可奪奸謀不然徒貪
目前官爵近使之可乘卿居室家三窟之可恋而先後廉懶究
竟同兒嬉掠焚屠進退不免忙在眉睫顧諸臣不察耳先臣董
應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
言所欲効忠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初時高風未播
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与樊英發浩同譏惟
不時漢祖容之列諸外臣使之兩睨乎徐以陰助王化夫以帝
王之將屈官一故人何啻雀之遠翔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為
已多乎方今廣籍白丁所在城市已播登擢拔拜門牆苟負人

祇粗識句讀或能僱倩代筆工既吝咸思攘投做官一隅我何
堪比橫議即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為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
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濫吸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不來南
京有都督量戒斗贓方地下走之謠可為痛哉夫冊時之內豈
有鶯風悚志之夤妄挾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當頂立天地
若其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匪然屈
膝目今閉國之初承　兩朝末流廉恥頹喪之後似宜首以濯
磨士大夫氣骨為從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
是臣之直言所欺効忠者九也哉 (12)
朝立法所繇遠邁漢唐度

越前世者其最人美如尊礼孔孟一事使人緣悟指之隐以親
見聖賢階制科之崇以荷擔李脉所以[illegible]列聖朝真儒輩出如
河東崇仁餘干新金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門出于時鼓吹
休明揚扢聖化啟其一時門牆派衍泉流末末淺人皆暁然知心
性之所自来名教之必可楽其服官居郷一切不苟而起然能
自勝於塵垢之外士處窮達各成令鏡　神祖中葉以後李脉
浸微然猶若晩皦底星秋然未散自耗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
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斯然以濡首利欲為安心立命之奥其高
者乃以気魄聞見室思禍毒當之然施之経済世道人心遠不

相中、臣留覽以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艱苦、安若寒士、宜有得于光明緝熙之學、誠千古道學宗主、討因此時會、所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閱人間、机械沉溺、蔽錮已深、一旦驟與之談顏思之傳、格、難入、乘一于孟子浩然、曾子反身、慶指其入路、而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之于司馬、張九成致于李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浚遂筆定用此四字不善嗟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体此四字、而猶不能戡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十也、凡此十事、

皆臣懆之兩月未積誠欲献徒以日不暇給、憤懣至今、茲因

陛下旌直之奉内愧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楫三年硬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愧不如作楫直、即當賞以臣官、而臣當拜疏銀臀之餘、又徒蒙 恩改臣翰林、臣復何官可議、則亦惟有内愧而已、伏惟 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格冗長之罪、臣不勝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工自栽(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辭令戾明泊事(芋)江对面沙洲者五晨

久宮巻武伍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午門一座奉

天門一座兩邊通着黄繩為約欄本天門外細樂一起午門外单大樂一起大明門外漢大樂一起早晨大鑼一下御營管事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本天門用大鑼一声奏細樂一次又打一下打鼓也听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与前同聽大鑼三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砲三声前後用鑼漢鼓樂吹打內臣高傳門外錦衣衛官校齊喊門始開焉

以平虜侯鄭芝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礼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

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凡給与序
班兒帶仍賜孫為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取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學祖救民八月十八
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乃河南兵備副使邵起是官入賀者）
至京知爾在鳳感念時事賜爾手諭以跡毀形亦當速勝吳傑
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為宣布不負朝廷朕親
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邵起為總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援

督軍務兼理糧餉兼剿撫順便宜行事賜尚方劍兼巡撫河南

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時開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收復府縣地即准開起

擇才授職務安百姓云

十五日勅恤民瘼及御言礼部凡遇親王迎駕各發銀六十兩仰

朕慰安親親之意着為例

時東會王肅眾迎駕着旨受慰安銀二十兩以親征事冗免覲

命周燦耕賫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溫台寧贛四處開讀并頒賫于

勅一道与輔臣鄭鴻逵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辞朝朕切盼朕出關之信乃
聞今日尚滯福寧殊可異也況卿不申由衛而從溫廷議不然倚
卿甚重何迂遲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衛以
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何可畏也親征駕行詔
併諭魯王書併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焉餘与周㷖新議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必会典内出使礼行以時值行間不必
賀也
遣侍講吳載鰲鴻臚寺卿楊廷球致祭于天興府古田縣水口地
方并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初御營兵部建与平虜侯議造盔甲一万副運至御營以為破虜
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為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超
中書毛玄水蔡春時培賴繼儒四人傳送南京時輔臣未領勅
進督金吉心聯絡激功忠勇糾合義旅兵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
金衢安撫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偽官動以百計且救嚴援
衢嚴有戎功適衢撫某与輔臣議論不投忌其師已境上遂
姿疏其短于 朝廷輔臣初不覺也徒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
始知其繇乃与士超議以朝廷遣鄧兵各路七月于茲矣未見

与歆一矢相加遺歎愈猛不必笑剩這無人耶我算為天下
侍垂必先声一奔為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
騎数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与清俱生清亦為少却然後余我
寡後軍覌望不進兵尽矣安輔臣陷圍中士超知勢不利率劉
水哥突圍而入其部卒功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答曰我受国
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悞閒耶并陷圍中士超等知勢
不得止生乃馮不絕口後曰我奉命捨汝不料為汝所捨伏殺我
得被剔送於地下足矣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
南京洪内院得一忠義人勝于得土地数十州郡也時輔臣欲

忝鄧士、起從旁吹曰北去南京不遠尚得回數洪承疇老賊怯
因之靡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稍序深以為然遂屈卽而行
作詩四首云陋巷愁顏閉。行籌質管薊。風雲生造次。毛羽足飄
搖。屠狄雖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要丶坐花朝。其二火
樹難開眼。冰絨倦看卵。丈夫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
白頭退隱綸。更無遺憾處。燥發為君親。其三搏虎仍之野。從對
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鵲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閑人安得閒。乾
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其四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為誰分
板蕩。不忍共浮沉。鶴怨空山海。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恨作

卧龍吟。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大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日唐鄧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

禮

上不受賀哭奠

太祖自罰群臣俱令戴罪圖功仍降自責勅諭於群臣云初二日

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彩疏陳之上命會同撫督

撫討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兵捐助事宜地方官照例勸輸不

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賫犒賞銀往江上酌量頒發現在戰守兵丁刻期迎

爲溫處等飭所遵派定之前議

勅

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衢州已復之報稍為可慰又建昌聲信

之奏應援宜速固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齊

心先後皆往鉛山一爲荊衆声援一從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

心切拜孝陵更念咸宗天壽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猶阻朕

之根本未全何顏居臨天下昨據楚督何騰蛟有荆州收復之

報則河南声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達非遣重臣兵朕懷莫慰況撫

安新降兵將更須督撫相成輔臣現生擁戴甚早忠猷可加即

着出南贛北方節番之行特賜空銜回欽命暗奉南北帝王山

陵安罕燕豫兵民文武賜工方敏便宜行事調度直閩川廣伏
復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工尚書御營禮部
建鑄銀印一顆文曰睦奉南北山陵安罕之兵民文武便宜行
事伏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
十日行朕仍御門親餞御營該部遵行特諭
槩免勅合夫馬以甦驛困
勅工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工游閑係不減閩
中河内朕方倚賴以肅河洛恢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泰
兵粮准照各營例給

平
彝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之王為
居守卿以勳輔為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近將題奏文移始勅
慎諸不可錯悞
隨
征各官有當減者當增者命吏部尚書曾櫻会同御史諸
臣按冊確擬奏奪
命
兩廣撫臣丁魁楚隨時奉山陵輔臣蘇觀生往楚之豫圖攻另
推其継者
工
議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操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如鄖陽撫
臣及南贛撫臣原有旧例下游撫臣與泉汀漳是專属惠潮

是寺屬潮州撫臣惠潮是惠專屬漳南是寺屬亦古義所謂犬牙相制之道也

罰田粮道史尚絅万金以助兵餉後命都御史陸渭濱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功康廉之風尚絅有死灰復燃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会沪溪廷津四王春安銀十兩

左都督楊彭耀細陳起義情錄 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偽朝廷壞于朋党祖庙由此丙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

陷覩崖〻之咎矣謝其餘門户声訖朕自万古鐵衛以御天下楊
爲卿父子戴朕甚早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
輔臣亦當痛悔其怏㥦全安之處諸臣万疏千章豈爭朕心公
論據奏侯方國安〻把江示大功实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遜
日即与輔臣旧臣相見未尽之情還俟面奏楊爲卿父子還
治終調辦以待王師之至訖

勅

諭御營吏部朕念遠臣問閣可憫楊之存素負清名可擢
爲兵科給事中擱之俟寒〻諤〻目伍可擢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
風談郤逢〻擢用千時魁傳俱听輔臣現生題衍任用輔臣

擁戴忠誠倚任甚重再与定衔之 其隨行并地方文武四品
以上題授五品以下注授後奏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
功罪先行後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
皆以賜劍從事速速給与勅諭及收一統全功特諭
泉 奸細陳四宝程陞發偽示偽票于御營并儀攄叔副總林明龍勝
功
勅請其後方國安一意恢杭閩部将大典協力復浙功成總屬懋
賞
時國安大典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凱力為調停以古廉蘭

為以兵國恢復全是工疏陳其始末於有是勅

兵部侍郎唐顯悅奉命抵粵撿閱沿途撫散道賊地方安靜陵音

咨之復命道臣湯來賀催辦粵西餉銀十万両以備軍儲

命憲臣陸清源充為正使致書魯王听其自擇一人為副時源清

有賡播王言之請因發御製文及前勉魯王書稿三百冊親

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昭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

一念不為親親之意

勅

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彥卿捍炮用毋得

目擊坐視以誤軍机時彥卿疏請藥器　工以閩中所有俱載

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往之就近應之
衛廣都督同知蔣若來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關防所領兵
馬使朕出關調用
上駐驛延津時有以逕出關者吏部主事曹元方一疏奏事須圖
萬全意欲上之速行也答之曰朕既統師啟行豈有往至遲寧
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即自先驅駐驛金衢還相机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撫難民行各府州縣村落分理深為
得法　上嘉悅之着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万
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遭寇殘害處所

地方官遍行粘掛其腰牌收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偽
守関大將施福鮮獲清兵偽官朱盛德一名工着法司速行審明
正法趣泉州布衣劉毀到日召对御営問有推算望氣之李曾
遍歷边塞言論縹縹不寤府縣起文存之茲又以病辭故有是
諭
表
平定侯太夫人黄氏進五方旗幟金鼓銃全　工受之不振
工喜左都督楊朝棟因封魯藩令訊曰若朝棟者可謂忠蓋能明
大義矣朕与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夢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
之見乎

建甌兩縣應送銀一万兩足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再二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盔衣甲之需著撫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鄭鴻逵陳秀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寧過了期限定正你軍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与鄭平夷同起豐沛鄭既貴顯微与不睦二將亦遠遁海外茲平夷欲藉以守関故屢言於上〻特旨趣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誥應

時誥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為

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篤大臣也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因仍貪者工攫肥做者喜逢迎以致民害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御史巡方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參來

重慶

起擢重熙原官着其聯絡達昌俟事稍平即來陛見以膺大用

吏部尚書曾櫻首薦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云超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即以監軍道起用須面徵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禖稅盡行停免

久有明旨下游官猶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存着允茲即參拿

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次賞並以壯敢言者之氣

從大學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权貴爭閱補衮亦須

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遵為炤兩京旧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時京省俱有表箋大學士朱

袍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兵部尚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　上曰忱真安振之衆

書冊治覽暇當為御序之

詔授陳奇手監紀通判職徹恪旧在本御團練鄉兵

勅諭御營礼部速擇駕行日期即日具奏不許遲悞

諭輔臣朱繼祚曰君臣一体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近即大臣

亦從來一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体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礼

備至乃始以堅卧之奏必待朝廷成次逼召如請伊尚之未至

到日又一等不展推護同德竟無愛君之真情止存假恭之旧

例嗚呼高拱不師張居正已往朕今身任中興本目不知所倚

深可痛傷者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聖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務]惟[推]委之于中書或將緊急勅書不自作自為故意延遲要挾國事或當會要[議]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擬當決斷之事上則推使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具在祖宗大法朕必不敢私狥斷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迷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今內閣出入之門着將外門速速吏鎖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速速遵行机務正繁輔臣德璟述即日入直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体遵行毋

忽

按此諭係爲雍正恭望推誘情懇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

時天興府貢生鄭耐可献試以上實心愛民請立生祠以祀撫方壽謂責之曰朕紹大統七承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圖循不能安百姓湯火不能拯救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自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八閱上無血性僭當之傳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鍋之徽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妄建祠之事且即中興一統亦斷不予長心文武剝了民財還受

議獻生祠之事鄭獻可逕〻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過御
史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示
國姓功成領兵出大定閩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〻清侯鄭鴻逵
軍抵衢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煒催延建二府借助銀票張調鼎催汀邵二府借
銀助兩如不破情面失悞軍機各有顯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　上許之從答云
逆虜猖狂廣信地重着且料理堵勦朕今暫住建寧不時即要
出關即行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恭奉命安撫浦城極言否頓郵傳之苦 上
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何可知以後勘合馬牌斯宜少
発如有給別差遣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
訣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共遵守
諭巡關御史鄭為虹不得因人之言推諉關務即着前往仙霞巡防
王兆熊恭列事情訣撫一并庭公奏奪毋得偏狥
催陳天樞張晉徵各領本標兵下飛守信地
命有百官具吉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關門外候朕
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僭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辛臣顏奕吳之琛楊國

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顏奕景送至行在又

復炲蕪宗室賑貧寧寬招集兵之以御調度兵將悉合機宜武

功甚速朕心嘉悅立頒殊賞靖底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

私亨歎冊命冕服賚送維艱已命製鑄道廣西試臣陳天定林

明 吳帶差行禮頒行了土司赦罪加恩脅從之武一槩寬宥及

雪濟殘雪唐宗民俱燬前旨行其從逆顏奕等俟解到正法惠潮

兇擊已着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勒與卿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

功

賜閩賊党前揆旗名曰永忠

時閩賊李自成為清所迫走居鄂地風霆警之又遁入九宮山

餘党十万悉為伏兵所誅自成自刎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

捏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

誅云

擒偽官偽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親猫一案後媚猫采禎淡原官

詔曰媚猫一案止因議論偏奇遂致人心不服釀成党局一并

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隔習東林
侯陷北京根先陷侯南京厥罪惟均乃先後之間差等欲在朕以
至公待天下宋禎漢淮復原官賜祭一壇此後真正覬党亦明
一槩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清臣民悔過且
与維新況輕于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為心勿再釀激黃
澍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云

諭加福建御試舉人十名以為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工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御試平夷侯鄭芝龍以兵興適貢
賓興之典且少暫停語甚剴切　工不從以御御試不宜改期

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件云云

翰林院編脩周之夔乞監軍討賊報國自効　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誥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參將鄭芝龍開採揚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及滋民害

催陳秀兵一千名督發前來不可在汀就近調發并漳州召募一千員名着平夷侯鄭芝龍催發速至朕尚待二處兵到便可出關云云

召平彝侯鄭芝龍赴行在面議軍務因朕親征勦清實欲恢復親
祖義不容緩至于固守關隘勤出万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
卿丞望即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鄭鴻逵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勦以後塘報
還聞明于某地方接到虜朝遣使于某處若清之声東擊西狡
情已自可見卿宜着意料理
勅永勝伯鄭寀策励將士以收桑榆效
時寀已失律敗師又思以卿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两
分給聯絡義師以保守嶼 上以此固是應急一着但卿勇只

可借為声援其衔鋒対敵还須官兵三、
復勅寀閙造現在兵數冊并分首從衔鋒四等以使給餉还着
寀励圖功固守閩隘果建恢疆之績自还世襲之封賞罰人主
之大权朕方痛自刻責至公無私并罰内外諸臣豈為御一人
而行其法耶時寀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堵禦清掃以待王
師曰朕躬臨建水指日出閩以恢復杭嚴為急着汪沐日文而
能武為輔臣德璟所保荐自有良筹到衢日宣諭朕倚毗至意
着有顯效必加峻擢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逆餉自難遽蠲着照旧徵收但不得別
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剿廣亂兵科都給事曾應遴招撫閩寇
時閩寇四散朕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遴以為言故勅廣亂
同應遴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勦撫務要操縱得宜俾一意
投誠实為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
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还廣州
時因兵擾益陽王倉卒至衢並未奏啟故勅其速还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遵為金衛巡撫墨衰從戎

時李遵疏陳衛地顯患并懇辭就職上以為巡撫之擢出朕欽定不許再辭着即墨衰供職以消除鲁(虜)氛又諭之曰三衛為八閩咽喉要地宜堪顯忠隱憂叢集于內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為急安得縣戎妄用吏員總于(之)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參兵勇于禦敵剛以不撓始為合格李遵素銳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衛為要地撫為重臣述着加意措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即至面諭方略

復回輔臣張居正原廕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汝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曰專咨訪六曰嚴部覆 上嘉納之

諭定▲清侯鄭鴻逵曰逆奴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覩抑且万世遺恥自古啓寇之愉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速着用將選兵出守江山并令鄭綵速到領兵將官林杜壯猷速同陳昺于關上會同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兵保江山聯接金衢然後督守關隘又不可阻急援而隔遠臣

降鄭鴻逵一級次太師為少師

時因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賜輔臣路振飛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訌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　上過

淮得子躬同見且有旧德故特隆寵命以示非私也

犒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加忠功朕今親征暫駐建水特着奉陵輔

臣領銀一百兩表裏四疋并交支度州橋稅一千兩犒卿兵將道

遠費之不易至可領也朕答魯王書并元旦勅諭善為宣示眾

雲貴恩詔委卿代領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奠與具于明詔
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薦禁旅都司僉書加三級胡工琛文武兼
優江右之後請与偕行　工允之
手勅楚督定興伯何騰蛟賜賚甚厚
勅曰国運中微朕勉従统雲龍風虎含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
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賂奉山陵宣安兵将与卿同心先復江
省従靖南京并撫鎮刘承熿撫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
封公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万迎

朕湖東恤民庫發朕賸銀二伯両五六萬八之輔臣頃實宜可爾
也發銀二千両犒御標兵各將路達莫致福淮于廣州橋梁達
速發行賜卿功成與卿今年金陵握手勗之勉之特諭
人諭云楚粵雲貴遠有吳閩卿可以撐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
骨肉之情尤所敦望
新擢兵科臣吳閩礼為上游巡撫都御史準于衛工加便宜行事四
字以重事權
提拏御史毛惝茶繳進同鄉各臣書疏　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
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今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

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々刻勵兩志毋狃偏安

建寧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止建民輸將最苦不堪復應他求

上詳之

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浮躁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朱統鍋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統鍋雖有薄勞豈可以縣著為侍舍為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是以競引競之惡追躁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之行重處之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至御營尚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即來

賜對供職

刑部總務司員外郎逮芳報解施燼贓銀一千零三十餘兩看血

民庫繁收

按施燼之獄以逮芳成而施燼之贓亦責逮芳完七千兩始解

一千後來之逸比當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某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劉顯極言宰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

禁止　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收現在之民欲救害民之惡豈有

捏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顯不由于天子兵數不敢于奔鄉兵駒

不由于司農人善創縱而悖拘簡致民不自聊禍及國家江北各鎮近來甚明可不知改今親我在遠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究外今先着御營兵部行文該撫按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御榜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速勉効忠義迅圖戡剿朕除暴救民至意

勅下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着兵三千以補客兵原數務期有勇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即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縣借助有差

時汀州偏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瘠薄可念又欲行借助

之法下游按汛高允蘇以為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青流歸化
准免其半上杭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

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銜遇要緊道缺准用以其新任
地方即能奮勇定変是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杭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
変寇後多方撫綏革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與五里辟凡之地
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為地方陳切要六款故屢邀
溫旨云云

封琳漢為陳世子

琳渼今　上朕姪追封鄧王聿鍔長子生于崇禎四年六歲時
卽過今　上家雖相别已久其父王珣雖尽節于南陽謚曰愍
卽曰陳愍王令卿嘗具冊守冠服臨期傳制冊立以展親、之
義隨令隨征尽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与世子作講讀導
以禮儀
諭督勦蜀楚兵部尚書王應熊輔臣丞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
之艱難託非常之親信當使万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
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卽
朕躬之有瘝亦耆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

即告況四川為卿之京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柰用自然一一以
委卿以切軍民机務即候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　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與
復次東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石畫朕自慚虛薄何能負
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勵除雷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奠
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駐建水天以元老留
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鉤濟維艱朕必從
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須申老師匱財之
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吹上堵胤錫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賜以勝銀百兩表裏四端手
勅褒獎之并諭以陳可立誅擧速為匡正以明天無二日之
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同臣曾應遴陳泰來速偕兵迎
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兵
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
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咨
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興伯何騰蛟為左右兩臂

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
夫必合須防宵小交搆成之把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报
可憑人又傳李賊在于北京殺虜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
到後好告病豈提定吳伯卯先發一顆與督臣差官順賫恐有
不利故今另鑄托卿再賫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
順賫與郝承忠張先璧恭受再給楚之督臣撫臣勑各一道委其
與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劲兵一万來湖東迎駕雲
南贛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爲順頒恤民庫賜卿路費三
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托一力擔

賞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着視購賞諸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　上答云卿力恢殘破封疆屢勝猶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偽印為功從前覆京焚殤賴我元良一洗朕忘削平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殘忍手欣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我　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搖黃諸寇罪原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我索俘為我用若能以搖平獻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机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

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　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閣粤合濟中興卿有開撫擁戴之大忠[功]又有迅平逆亂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爲過世伯之領卿當欽定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若不併衣搗逆高廟神靈何倚況朕紹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望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勒召卿入覲共與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紫

雲山禪寺僧宗德聚衆建熙捕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實心愛民不欲徵福比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背違

矣

諭改福京都察院署為唐王府

王初居九門以病改今所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列陳關外急

着　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着但隨机應变亦唯執定一局

其錫瑩書爲永寧援閩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洽度

二事關切朕躬朕深加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寔啟因閙徒開

倖竇俱近日槳習允當一丶截汰熊化老成沉靜無黨無偏朕

所孚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　上答之云太祖櫛沐之天下兩都
武孜三候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請継統艱危全頼内外臣工洗
心定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章異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
臣當尽改衆轍打起精神寔ゝ愛民寔ゝ治兵人心天意興復
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万里拔試亟當勉佐中興与雲臺之例
云爾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興府添設管餉通判一員
閩
上聞甌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

言戰守之括已盡即可爲今日閩撫梁鼐之要着下部看議若

實奉行毋忽

加林亨兵部尚書銜致仕吏部尚書曾櫻存

其年德俱懋

以

張夫爲户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援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因兵力未

厚欽將出閩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

狼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支銷正項粮餉三月之内朕要見卿

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勦朕親至虔入楚

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枝　今上与各督撫手勅俱慘、出閒其倚賴之意藹然言表惜
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真臣屢君矣惜哉
欽定命新例兵將大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冊留二年戰三載壹回隊伍保結一移兵部一道
御覽
勅丙虞事例銀五万兩付定吳伯何騰蛟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
之用
聯絡恢勦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上以粵餉為御
營急需萬不可留但令卿勦事方殷量留五万湊前五万以成
勦局速立復江省以逕乘與餘賊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并行功

諭酌用

二月

户部左侍郎李長倩上言親征需餉宜開加納事例

上從之廩生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學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學士蔣德璟乘馬一疋

以其老成舊臣綸扉侍望兩辭不允其亦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報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

之　上以小民米有冤情何不申理訴告衙門乃敢擁擠行無忌

殊干法紀着下游撫臣同湖撫嚴行禁戢以安地方

上月初九日夜雨雹大如拳鼓擊窓間有聲闔地數十年一見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勲鎮方國安之推奉迎近日表奏躐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輔勲士英國安蹤天今未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為有過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堪又圖遂昌尤礙法紀着地方撫按官速速止王回府以明大義

勅平虜侯鄭芝龍三永安關隘甚多何可無兵汛守所需兵丁何
將為近何將為遠近着察明以便立限水師船隻百隻未足搗
巢並須即行修造毋忽

勅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
時衢州告急三衢震動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命

都督同知郭熺疏請糧餉花椒着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處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
以麗水青田縉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養兵將
以龍泉遂昌嵩陽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驄養兵將

時二臣互有爭執復手勅與之曰師饒在鉤師克在和與其同鉤而涉於爭不如分鉤而歸于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再勿爭饒其兵馬五款三等册籍限四十日內造進過期不至造報不實有停粮記過近聞年荒鉤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粮分限催徵以息民力兩臣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支粮仍着該管官具疏參奏云云

按此勅洞悉官殘民隱其策勵二臣之意爲甚可見